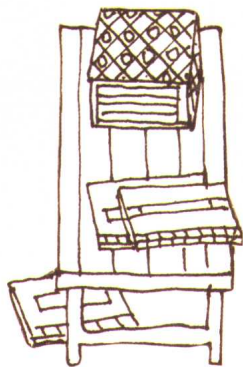


◎ 范锡林 著

◎ 神秘·惊险·悬疑



一部宋朝皇帝用自己鲜血抄写成的佛经，成了许多人想夺取的国宝。岳鞭王为了保护这部血经，被一神秘人物杀害，现场留下凶手的一截断指。小澄子凭着一根神出鬼没的龙筋鞭，还有一位邂逅相逢的清清姐姐的帮助，在扑朔迷离的线索中，寻找杀父仇人。他们能否找到那个断了一截手指的神秘凶手，能否从洋人手中夺回这件国宝？

血经

少年大传奇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◎ 范锡林著

◎ 神秘·惊险·悬疑

血经

少年大传奇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血经/范锡林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1.12

(少年大传奇)

ISBN 7-5324-4664-6

I. 血... II. 范...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
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3204 号

血 经

范锡林 著

朱金元 插图

周艳梅 整体设计

责任编辑 彭 懿 美术编辑 侯强华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	开本 850 × 1168 1/32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	印张 6.625 插页 4
邮政编码 200052	字数 130,000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	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	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	印数 1-5,100

ISBN7-5324-4664-6/I · 1868(儿) 定价: 12.00 元



范锡林

1950年生于江苏无锡，1968年到江苏靖江插队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靖江市文联副主席。从80年代起，至今已发表作品达200万字，近年来在少年惊险传奇小说创作及童话创作上颇有追求。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避邪铜钱》、《小巷三杰》、《无字秘藏图》，长篇童话《灶王爷和他的朋友们》、《芹菜胡子小老头》、《我有奇功我怕谁》等十多本专集。曾获「巨人」首届中长篇优秀作品奖，并两次获「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」。有作品在台湾出版，并有多篇作品翻译介绍到日本。

目录

4

74

116

158

血 经

千手神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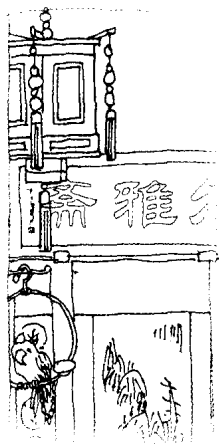
取龙涎香

小千手神大

闹吴州府

真假小千

手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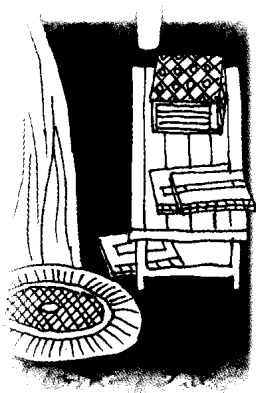


秋天的黄昏，落叶飘零，
芦荻摇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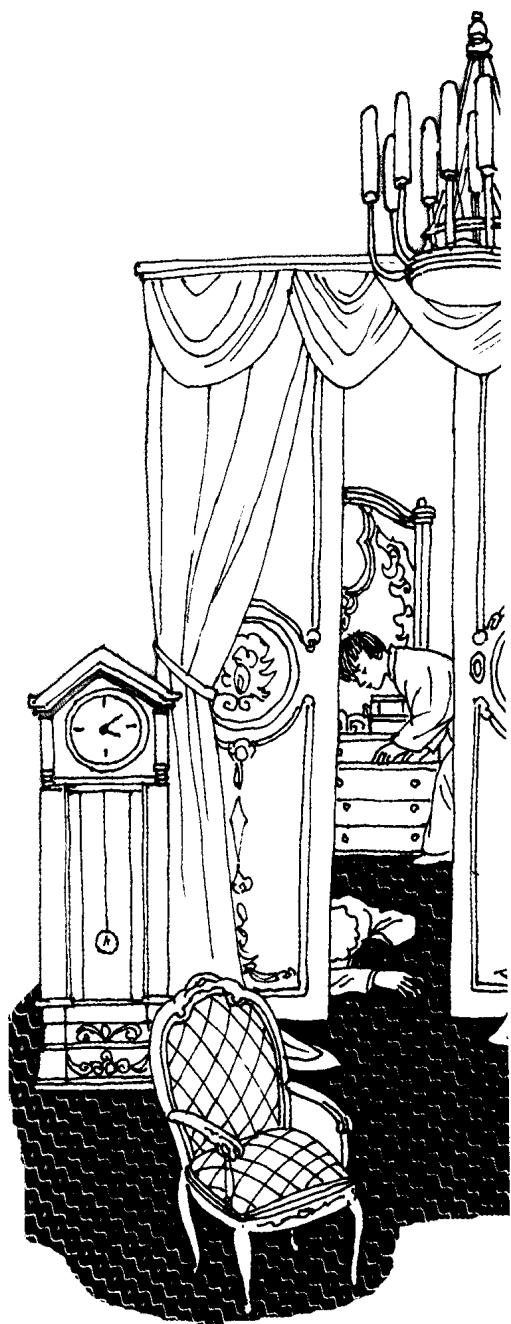
富春江边上那座古城郊
外更是一片萧瑟凄凉，
大路上早早便绝了行
人，几家鸡毛小店也因
生意清淡，不待天暗就
关了门。

东边天际已经挂起一弯
冷月，如钩的月影恰好
映在那座苔痕遍身的石
拱桥下的河水里，更增
添了几分冷清……

血 经



【血
经】



—
秋天的黄昏，落叶飘零，芦荻摇曳。

富春江边上那座古城郊外更是一派萧瑟凄凉，大路上早早便绝了行人，几家鸡毛小店也因生意清淡，不待天暗就关了门。

东边天际已经挂起一弯冷月，如钩的月影恰好映在那座苔痕遍身的石拱桥下的河水里，更增添了几分冷清。

石桥畔是一座荒废颓败了的天妃宫，想当年，这里是香火旺盛的一座大庙，这些年来，几经战乱灾荒，那往日的飞檐斗拱已经残缺不全，墙头、屋顶上长满了瓦松、杂草，窗洞上仅剩几根断折的朽木，整个两进殿屋连一扇完整的门也没有了。

月光从那窗洞里照进天妃娘娘殿，只见那正中神龛上蛛网密布，里面坐着的天妃娘娘也早已失去往日的光泽，脸上的金箔早被剥光，变得缺鼻子瞎眼睛，在那阴影中便有一种莫测的神秘。

神像前面是一张老大的供桌，上面灰垢雀粪层层叠叠。倒是那供桌下挂着一幅黄绸幔布，大概因为已经破成了条条缕缕，所以，还没被人拿走，正好遮住了供桌下面那一大块空处。

就在这时，只见一个人影仓皇地奔进了大殿。那人个子不高，月光中可见，是个眉眼俊秀的小后生，腰身瘦瘦的，背上挎一布包，像是哪家店铺里的小伙计模样。他头戴一顶毡帽，身穿一件稍稍嫌长的长衫，布带束腰。只见他一手挽着长衫的前

摆，一手揩着汗，进得大殿，四周一打量，不假思索便一头钻进供桌底下。

谁知这一钻不打紧，他只觉得脚下踩着了一个软软的东西，猝然一绊，便一头跌在那东西身上了。黑暗中，根本不知这是个什么东西，但听得气呼呼的一声骂：“哪来的讨厌鬼，踩着人也不知道！”便晓得原来这供桌底下已经躺着了一个人。

这小后生正想打招呼道歉，却听得殿门口噤噤地响，是两个人很急促的脚步声，吓得小后生赶紧一低头，缩在那供桌底下靠里面的角落里，不敢吭声。接着，便可听到两个喘着粗气的喉咙在说话。说话间，两个敞着密扣短褂，胳膊上刺着青花的汉子进来了。

“刚才好像瞧见是往这儿跑的，怎么不见了？”

“不管它，搜一搜再说！”

“妈的，待会儿抓到了，非往死里揍不可！”

“别胡来，打死了，你我可赔不起！”

“乖乖地出来，要不，别怪你二爷不客气！”

“我瞧见你了，你躲不了的！”

大概这大殿里那种幽秘、阴森和昏暗的气氛，也使这两个汉子心中有些发怵，便虚张声势地咋呼着，一边嚷嚷，一边摆着架势从两侧朝这供桌处搜来。

突然，这大殿里飘出一个拖长了的低沉的声音，那声音听上去冷冷的，似乎带着些不满，带着些威吓，真有点叫人毛骨悚然。

那两个汉子吓了一大跳，立刻停住了步子，瞪着眼四下张望，可是又弄不清这声音是从哪个角落里出来的，不由得惊恐地抬头看那天妃娘娘的神像，昏暗中那神像则依然是那一副木然的傻笑相。

“什么人？”那个光脑袋的汉子喝道，随手从腰带里拔出一柄雪亮的攘子来，壮壮胆子。不料他话音未落，便“啪”的一下，脸上火辣辣地挨了一记，疼得他“哇”地叫了起来。那边的一位赶紧问道：“二哥，怎么啦？”

“妈的，像是被谁用鞭子抽了一下。”

“不会吧，这里没有别人嘛。”

这一位歪戴着顶旧瓜皮帽的刚说着这话，却只觉得脖子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勒住了，吓得他急忙用手去抓，可是那脖子上却又分明光光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定神四下望望，偏偏除了两个人的影子在哆嗦外，没别的动静。

“二哥，我，我刚才，脖子上也被人勒了一下。”

“这可真是见鬼了！”

“二哥，这庙里，恐怕，不大太平吧，咱们还是走吧！”

“可是，就这么回去，怎么交差？”

光脑袋此话才说出口，便感到自己的一只脚脖子被什么东西一把抓住了，一个踉跄，“噗通”一下就跌了个四脚朝天，手中的攘子也一下子不知抛到哪去了。

“二哥，你，你又怎么啦？”

那光脑袋一骨碌爬起来，跌跌撞撞就往外逃，魂不附体地叫道：“妈呀，不知是什么拖住了我的脚，这里面有鬼，快走，快

走！”另一位，当然惟恐跑得不快，连滚带爬地跟着一起逃了出去。

于是，这娘娘殿里便又恢复了原先的静谧。

隔了一会儿，躲在供桌底下角落里的那位小后生方直了直身子，朝原先就躺在里面的那一位拱拱手说道：“大哥，多谢刚才相助！”

那一位则哼声道：“没什么，小事一桩。”听那嗓音，分明还带着些嫩气。

两人先后从供桌底下爬了出来。这才看清，原先躺在供桌底下的那一位还是个孩子，约摸十四五岁，浓眉大眼，高鼻厚嘴，年纪虽小，却透着一股英武之气，个子还没那位小后生高呢，不过挺墩实，只是头发稍长，且有些蓬乱，身上一件白褂子也很脏了。

小后生见此光景，不由暗叫惭愧，改口叫道：“小兄弟……”

那孩子一听，不乐意了：“怎么，不叫我大哥了？”

小后生笑了笑：“不是我不恭敬，你显然没有我大嘛。”

“我今年十五，你多大？”

“我十六，属兔的，怎么样？大你整一岁呢！”

“好吧，就算你大。”那孩子无可奈何地说。

“哎，刚才你是用什么对付那两个坏蛋的？”小后生好奇而感激地问。

“这个嘛，在这里。”那孩子将右手那宽松的衣袖一捋，便见他的小臂上一圈一圈密密地缠绕着一根绳索，从手腕处一

直缠到肘弯处，衣袖一遮，压根儿就看不出来。

“就是这根绳子？”

“绳子？不，它叫龙筋鞭，瞧！”只见他两指并成剑诀，朝空中一指，手臂稍稍一扬，那绳索便倏地飞脱而出，如一支挺直刚劲的枪杆一样，急刺空中，恰好这时殿内有一只蝙蝠翩然飞过，不偏不倚被那绳头一击而中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没等那只被懵头懵脑打了一下的蝙蝠掉落在地上，他的手以几乎察觉不到的动作轻轻一抖，微微一钩，那绳索便借着飞出去的那股劲势、那股韧力，竟然立即又刷刷地自动绕回到他的小臂上了。那整个过程，只在一瞬间，使人觉得，仿佛那绳索刚才根本就没有动弹过，那发力，借力，显然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几乎没用什么力。

“真神了！这么说，刚才你就是用它教训了那两个坏蛋？”

“当然啰，那两个家伙被我抽了一记，勒了一下，还拖了个跟头，要不是他们逃得快，准得再给些更厉害的让他们尝尝！”

怪不得刚才那两个汉子以为是碰上了鬼，吓得丧魂落魄，实在是这龙筋鞭，出如闪电，收又无声无踪，加上这殿屋里昏暗无光，更是让那两个家伙摸不着底细了。

小后生摸摸那孩子臂上缠着的这根奇异的绳索，只见它约摸拇指那么粗，黝黑发亮，硬挺结实但又韧劲绵厚，浑然一体但又能隐约摸出些丝纹。

“这当真是用龙筋做的？”

“哪来的龙筋，听我爹说，这是用牛筋鹿筋剔成细丝，夹上人头发、蚕丝，绞编而成的，咳，咳……”说着这话，那孩子却使

劲地咳了起来。

小后生顺手一摸他的额头，发现烫得厉害：“你，你正在生病？”

那孩子吃力地点点头：“是的，头疼，喉咙痛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那准是受了风寒了，得赶紧吃些药才是啊。”那后生关切而焦虑地说，他想了一下说，“小兄弟，你能走得动吗？”

“行，还可以。”那孩子身子一挺，支撑着站了起来。

“那咱们就离开这儿，去另找一个地方住下再说。”显然，小后生也担心那些汉子再杀回马枪，这地方不是久留之地。

两人搀扶着，出了那天妃宫，往远处一个庄子走去。

二

“小兄弟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岳澄水，我爹叫我小澄子，你呢？”

“我叫清清。”

“清清，怎么好像是个女孩子的名字。”

“你这话就不对了，就算是女孩子的名字又有什么不好？再说，你的那个‘澄’字，不也就是清清的意思吗？”

“嗨，看不出，你还挺有学问的嘛！这么说来，咱们俩一个‘清’，一个‘澄’，倒可以排名儿做弟兄了。”

“只要你不嫌弃，我就叫你澄弟！”

“行，我就叫你清哥好了！”

两人这么说着，走着，可那小澄子的脚底下越来越挪不动

了，头也越来越沉，到后来，干脆就把整个身子全倚在了清清的身上，也说不动话了。清清用尽劲，拖拉着，好不容易来到了庄口，清清四下打量了一番，看准了庄子边上一处低矮的茅屋，就扶着小澄子走去。

那茅屋用草席作门帘，听到有人叫，出来一位衣衫褴褛、面目和善的老婆子。

“老奶奶，我们是出来投亲戚的，可我弟弟病了，想在你家住一宿，行吗？”说着，清清从兜里掏出四五个铜板来。

“啊呀，我这儿就我一个孤老婆子，你们尽管住下就是了，还要给钱干啥？”

“不，我们还要麻烦老奶奶你帮烧些水，再帮弄些蒜头、葱白、生姜来呢。”

“这些都好办，来，先扶你弟弟到那边床上躺下——哎呀，这孩子身上好烫呀！”老婆子果然是个热心肠，赶紧捧了一床破棉絮来盖在小澄子的身上，又连忙张罗着去找蒜头、葱白、生姜诸物。

清清取了等分的蒜头、葱白、生姜，仔细捣碎，放入锅内，煮了一碗气味十分浓烈的热汤，然后，扶起已昏睡的小澄子，喂他全喝了下去，再另外取了几瓣蒜头、生姜块，在他的人中、鼻翼、虎口等处使劲擦拭。

不一会，那小澄子虽然依旧昏睡不醒，但额头上已经冒出腾腾的汗气。见到此情景，清清方呼了一口气。接着小澄子身上也开始出汗了，那汗越来越多，清清便拿出自己的一块汗巾，轻轻地帮他揩去。

就在那汗巾揩到小澄子的脖子里时，不经意地却被什么东西挂绊住了，清清随手一拉，原来是拴在小澄子脖子里的一根细丝绦。谁知这一拉不要紧，却拉出了小澄子怀里的一个鸡蛋大小的扁扁的皮囊，原来这皮囊是拴在这细丝绦上的。

这是什么？出于好奇，清清小心地解开束在皮囊上的绳子，一看，只见里面是一包白色的粉末，放到鼻下一嗅，有些呛人，是生石灰粉。再一看，只见那石灰粉里，还裹着一样东西，用手拨了拨，似乎是一颗干瘪了的枣子，但颜色发黄发暗，模样也有些怪异，细细再看，不禁使清清差点儿失声叫了起来。

恰好在这时，那老奶奶进来了：“孩子，我烧了些粥汤，你们快趁热喝一点吧！”清清赶紧背过身去，三下两下就把小皮囊扎好，顺手就往被子里一掖，再来接过那碗粥汤：“谢谢你了，老奶奶！”可心头还在怦怦地跳得好凶。

“孩子，你怎么了，脸色也有点不大好嘛。”

“不，没啥，稍有点累，老奶奶，你也去歇着吧。”清清掩饰着，把那老奶奶支应走了。

这一身汗出过之后，那小澄子的脸上气色便渐渐转为红润。约摸一个时辰之后，他醒过来了，伸了个懒腰，只感到浑身像脱了层壳一样的舒坦：“噢，我好了！清哥，你用的什么药，可真灵！”

清清忙帮他掖了掖被絮：“别乱动，你刚出了汗，不能再受凉。”

“清哥，刚才，那两个家伙是谁，他们为什么要抓你？”小澄子此刻头脑也已经清醒了。